

# 詩會印度

## ——首支台灣詩人訪印團實錄

◎ 路寒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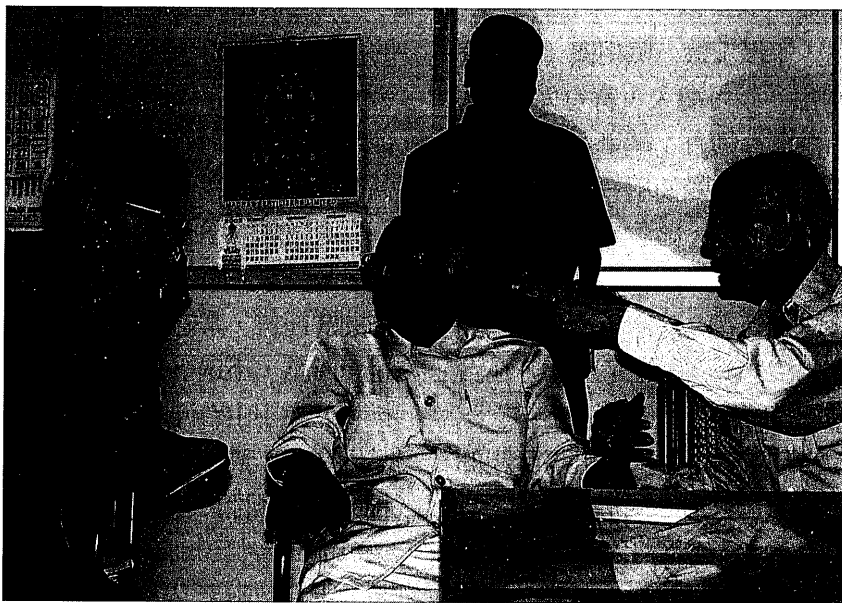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9 會議前，台灣詩人與印度詩壇大老雅聚，三十年未見面的李魁賢與九十高齡的詩壇泰斗克利斯納·施里尼華斯博士（Krishna Srinivas）相談甚歡。中坐者為米佐拉姆中央直轄區（Mizoram）的前省長、印度作家協會名譽會長帕德瑪納邦博士（Dr. A. Padmanaban）。（路寒袖 攝）

2002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，台灣詩人第一次組團到印度進行為期兩週的文學交流。此一活動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，台灣筆會承辦。團員計有：曾貴海（台灣筆會理事長）、鄭炯明（台灣筆會祕書長）、李魁賢、李敏勇、江自得、杜文靖、陳坤崙、沈花末、許悔之與路寒袖等十位。除了到各大城市與印度文學、詩人團體進行三場正式的文學交流活動之外，也隨機拜會印度重要的文學領袖。

之前，台灣與印度文學界的交流大抵只有李魁賢一人孤軍奮鬥，他不僅常發

表詩作於印度的詩刊、雜誌，也三度獲獎，更被國際詩人學會（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）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；此次前來，即是到加爾各答親自領取MM學會（Michael Madhusudan Academy）所頒贈的最佳詩人獎。

本來印度的文學界還代為安排晉見印度總統凱拉姆，不過由於時間匆促，只得作罷。總統沒見著，卻獲得前總理夫人也是詩人的古傑瑞（Mdm. Sheila Gujral）的茶敘邀請。或許是印度治安不佳與九一一陰影的疑慮，進古傑瑞夫人官邸時的安全檢

查至為嚴密，不僅手機、照相機（後來特准我們帶兩部）不得攜入，背包先經x光掃瞄後，再由警衛搜查；鋼筆、原子筆或打火機都要拿出來實際使用一番，以證明不是偽裝的改造武器。雖說是為了安全起見，但尺度卻已逾越，對受邀而來的外國訪客而言，未免無禮。李敏勇和我都明顯的顯露出不悅之情，彼此促狹說，在台灣，即使進總統府見阿扁也不可能這樣。

所幸古傑瑞夫人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，在她的書房裡殷勤的接待我們，除了我們之外並無安全人員環伺，這時我們才稍感自在。傭人送來咖啡、紅茶，點心上了三輪，有蛋糕、極辣的炸咖哩球，和抹撒一層銀粉、膩得嚇人的小甜點。整體而言，算是氣氛不錯的文人聚會。古傑瑞夫人著作頗豐，光是詩集就多達二十冊，雖然年歲已大，且位居要津，卻依然創作不懈，這點倒是值得敬仰和學習。

離開德里，我們向東飛往人口一千五百萬的加爾各答，這是印度的第二大城，英國殖民時的首都，華僑最多的城市，文豪泰戈爾的故鄉，也是德瑞莎修女（Mother Teresa）選擇為難民貧童奉獻的地方。對我而言，加爾各答則是高中地理教科書中的名詞，而今，我竟走進課本裡面，成為老舊、擁擠、髒亂中的一粒小小塵沙。但比起德里，加爾各答的市民親切多了，在他們的臉龐常可看到泛漾著活力

的神情，我在巴士裡，拿著相機不時向街旁的印度店家、小孩、購物的民眾微笑、揮手，而他們則報我以加倍的熱情，有的甚至還主動要我們幫他們拍照。

而加爾各答是我們與印度三場文學交流活動的第一場（11月30日）。對台灣詩人訪問團而言，李魁賢領獎與發表演說當然是重頭戲，不過事先透過李魁賢的細心安排，於會中由台灣詩人上場朗誦各自的作品則是另一高潮，但由於MM學會並非純粹的文學團體，其所關注的事務涵蓋廣泛，因此贈獎類別甚多，導致頒獎過程冗長，上台致辭者又多；而最令人感到詫異的是掌控會議流程的該學會祕書畢德翰·達達（Bidhan Datta）行事作風之蠻橫無禮，不僅台灣訪問團咋舌，連與會的許多印度友人都大表不滿，以致台灣詩人只有李魁賢、李敏勇與江自得三人上場朗誦。

不過這場頒獎典禮由於事先以台灣詩人來訪，並備有台灣詩人的英漢對照詩作選集《詩的心靈對話》為號召，而大為轟動，吸引了近三百位民眾參加，典禮開始之初會場即擠得水洩不通，其中還有二十餘人用站的。而令我們稍感欣慰的是在會場中遇到了現任的泰戈爾基金會執行長，他帶著兩位可愛的女兒前來祝賀他的父親領獎；而我們才在這天的早上參觀了泰戈爾的故居紀念館。

12月6日晚間，我們由孟買飛往班格

洛，準備參加翌日《詩人國際》月刊主辦的第七屆印度詩歌節。會場就在我們下榻的飯店St. Mark Hotel附近，直直步行五分鐘即可到達。

議程分上下午兩場，早上是研討會，主題為「新時代文學（俳句、短歌、禪詩與七五調）」，共發表四篇論文，其中一篇即是李敏勇的〈閃亮的精靈——俳句的觀照，東方回映西方〉。

下午則是詩歌節的高潮——詩歌朗誦。與會者分別來自印度各地，一位年輕詩人甚至遠從七百多公里外趕來。就年齡觀察，老中青三代皆有，但偏重在中老年。另者，女性明顯的多於男性，起碼佔了六成，其中不乏醫生與學者，台灣的十位詩人裡，醫生就佔了三位（曾貴海、鄭炯明與江自得），因此與她們交流起來倍感親切。而大家一致的感受是：印度女性對詩學的熱愛超出台灣甚多。

由於台灣詩人訪問團是遠來的貴賓，主持人穆罕默德·法赫魯定博士除邀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二處處長黃武忠致詞外，更細心的安排了每位團員穿插的上台朗誦。印度詩人上不上台雖採自由方式，但他們似乎以此為樂為榮，每個人都是一副捨我其誰之姿，隨時不忘向主持人爭取在眾人面前發表詩作的難得機會。相較於MM學會的達達·法赫魯定的處事就顯得圓融而通達情理，他總儘可能的讓遠地而

來的詩友上台朗誦，特別是年輕的詩人。

大會的另一項窩心安排是，贈送每位台灣詩人兩件禮物，一是畫作，一是俳句。所有畫作盡是印度女詩人Bhavna Jain一人所繪，且皆已裱褙裝框完成；俳句則是法赫魯定根據畫作的內容而寫，並製成瓷板裝框。這兩件禮物由Bhavna Jain親自一一頒贈，細心和意義兼而有之。

朗誦會在鄭炯明壓軸演出後，宣布結束，卻仍有許多印度詩人無緣上台。大家聚集台前合照留影後，不少印度詩人頻頻與台灣詩人交換名片、地址，期使往後更進一步的交流。

12月9日的馬德拉斯是此行我們與印度文學界交流的最後一場。地點是「印度學術中心」，位處市郊，環境優雅僻靜。該中心為聖雄甘地所創辦，是以會客室的擺設和牆上的布置，大都是甘地的相關文



圖40 台灣詩人訪印團拜會印度前總理夫人古傑瑞(Mdm. Shiela Gujral)；坐者左起：李魁賢、古傑瑞夫人、印度詩會資深祕書考爾博士(Dr. M.K. Kaul)，立者左起：鄭炯明、沈花末、江自得夫人、江自得、李敏勇、路寒袖、陳坤崙、許悔之、曾貴海、杜文靖。(路寒袖 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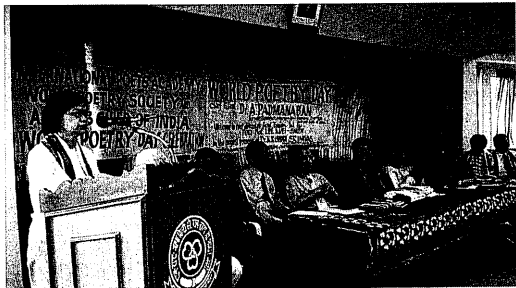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1 在馬德拉斯 (Madras) 的「世界詩日」大會上，沈花末於朗誦詩作前一席讚美印度的致詞，博得所有與會者的熱烈掌聲。(路寒袖 攝)

物。這學術中心旨在推廣印度母語，走廊的櫥櫃內陳列著各式各樣的母語教材。

會場選在一棟圓形大樓內的半開放空間，予人寬敞自在的輕鬆，的確是適合談文論詩的好地方。當印度詩壇泰斗克利斯納·施里尼華斯博士 (Dr. Krishna Srinivas)、印度作家協會名譽會長帕德瑪納邦博士 (Dr. A. Padmanaban) 和馬德拉斯國際詩人學會會長薩伊德·阿彌魯定教授 (Prof. Syed Ameeruddin) 等人帶領我們進入會場時，立即引起在座來賓熱烈的掌聲。我看見前方講台後的布幕除了寫著這次會議的主題「世界詩日」(World Poetry Day)，以及主辦單位、主持人名字外，也貼著「歡迎由詩人李魁賢率領的台灣詩人訪問團」的海報。

首先印方為台灣訪問團的所有成員披上「榮譽帶」，另外又贈送每人一尊印度泰米爾語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蘇比拉馬尼亞·巴拉提 (Mahakavi Subramaniana Bharathi) 的胸像。我方則由黃武忠處長代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、曾貴海理事長代表台灣筆會回贈予原住民畫作、英文版《台灣文化容顏》(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) 一書、美濃窯等禮物。

這次台灣詩人仍被安排全數上場朗誦，沈花末朗誦〈一個鬧氣的天空〉之前，一席讚揚印度人民、文化與藝術的序言，不僅字字鏗鏘有力，也說進了印度友

人的心坎裡，獲得如雷的掌聲自不在話下；而杜文靖以唱代吟其作品〈足音〉，許悔之朗誦以佛陀為主題的〈跳蚤聽法〉，也都深受矚目。其他詩人亦各自朗誦此行準備的詩作：江自得〈心臟移植〉、李敏勇〈想像〉、李魁賢〈告別第二個千禧年的黃昏〉、陳坤崙〈無言的小草〉、曾貴海〈山〉、路寒袖〈針〉、鄭炯明〈最後的戀歌〉。

結束這場文學盛會後，我們兼程連夜趕回德里，以便轉機回台灣。在此之前，我們已有五次搭乘印度國內班機的經驗，機場安檢既繁瑣又嚴格，人員得先過感應門再搜身，隨身行李除必須經過X光掃描外，還有兩次的搜查，之中不得有電池、打火機、火柴，連雨傘都在禁止之列。

而馬德拉斯的機場似乎又較其他城市的囉唆，我前面就有數人幾乎被翻遍了背包，一樣樣的什細全攤在桌上；還有一位旅客被要求將他包裝得極其妥當的畫幅完全拆了開來。

檢查我的是一位年輕女軍官，她拉開背包拉鍊後，那尊蘇比拉馬尼亞·巴拉提的胸像隨之顯現，女軍官先是楞了幾秒鐘，我心裡暗自揪緊，生怕麻煩上身，沒

想到她原先冰冷的表情頓時變換成可愛又敬重的笑靨，並主動握著我的手說：選得好！

進入機艙後跟同行詩友提及此事，大家開玩笑說，以後來印度可要隨身攜帶這尊胸像，不僅通行無阻，而且還可以把違禁品藏進裡頭；沈花未接著說，檢查她背包的女軍官一見到那胸像時都笑出聲了。

由於這是行程的最後一天，大家的行李早已肥胖得擠不下任何東西，巴拉提的胸像的確給許多人帶來些許的困擾，它的製作其實粗糙、庸俗，但那可是印度友人的真心誠意，也是此行極具意義的「實質收穫」，所以，總不能將它棄置在飯店或遊覽車上吧。如果要帶回台灣，那行李的打包也鐵定得大費周章，何況還有一幅班格洛女詩人Bhavna Jain的畫作呢！當然，最後還是帶了，不過萬萬沒想到它竟然還成爲我們的吉祥物。

對於印度，這是我的初訪，但在兩週的行程裡，這個名列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神秘地域，卻讓我對她的兩極並存震撼不已，傳統／現代，富裕／貧窮，科技／落後，繁複／隨便……。印度，簡直是一個矛盾的真實存在。然而，這並非我個人特有的衝擊，199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茲（Octavio Paz）也有同感，他在《在印度的微光中》一書中說：「（印度）在時間上相隔數世紀，在空間上毗鄰而

居。」

回國後，有朋友問道：「聽說你去了印度。」頓了一下，又說：「你怎麼會去那種鬼地方！」或許我也曾在潛意識裡有過這樣的念頭吧？去了一趟印度固然比未曾履及的人多了點實際的經驗，但若談認識與了解，那還差得遠呢！

想想，印度這個國家，幅員是台灣的九一·九倍大；人口近十億三千萬，在全世界中，僅次於中國。她又是一個多種族、多宗教、多語言的國家。以語言爲例，光是官方所定，就有十四種，這十四種語言全印在她的百元紙鈔上；但方言約有二百種，再細分據說多達一千六百五十二種。

所以任何人所看到的印度都只是她的一部分而已，若問我看到多少印度？我真的答不出來，也認爲那並不重要。不過可以確定的，我看到了與日本名舞台設計家妹尾河童相同的感受：「（印度）每個人自然而然認爲：彼此有差異是件天經地義的事。」

再想想，複雜之於印度，卻能組成一個國家，道理何在？包容與尊重罷了！這是一個多麼簡單而又深邃的哲理。很多人印象中的印度是神秘的，我想，她的神秘正來自於複雜，但複雜得默契靈犀。而這豈不正是文學的心靈嗎？